

賺吻記

吳 仞 之

孔另境主編
剽本叢刊
第四集

世界書局印行

賺
吻
記

三幕喜劇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四集

賺吻記

實價國幣六百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 者

吳 仂 之

發 行 人

陸 高 誼

出 版 者

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

世 界 書 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英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賺吻記
(三幕喜劇)

吳仞之

時 現代

地 上海

人物

侯二爺

發財

高陞

金五爺

袁六小姐

三姑媽

鮑隆滔

蔭四爺

穿紅小姐

(1)

穿黃小姐
新聞記者
女客
傅八爺
掌櫃的
大伙計
小伙計
包探甲
包探乙
大翠

第一幕

原书空白页

袁家大房的老宅子，今天給三姑太借來開慈善大會。會場布置在花園裏。

這裏是穿堂間，左通內室，右臨花園。從陽台向外看去，會場在望。右旁有門，通會場後台。

幕啓時，園內正演玉堂春，已成尾聲。舞台上，正面台階前站着兩個聽差，閒着沒事，一個正嚶得出神，一個輕輕敲着掌兒助興。猛然間園裏掌聲雷動，采聲喧天，驚得兩個聽差急忙奔上陽台看去。

候二爺俏然上。他站住不動，直到外面唱完，園裏又是一陣的采聲與掌聲。兩個聽差本來聽得忘其所以，忽然回頭看見：

發財 對不起，二爺。請您把衣帽交給我吧。

候 是誰下了海？大家捧得那末有趣兒！

發財 是我家五房裏的老小姐。

候 怎麼？老小姐？嗓子那末好。幾歲啦？

發財 小的不大清楚。敢是十六七吧。

候 唔。

（發財拿着舊帽，舊大衣，舊手杖離候下。）

侯 (忽然會意似的，揚手招高陞) 剛才那位大爺是有心欺侮我呀，還是怎麼的！

高陞 (摸不着頭腦) 怎麼說，二爺您……

(金五爺急忙上，趕上發財，把新帽，新大衣，新金頭杖給了發財。一面自己嘮咕着，懊喪着似的。)

金 怎麼，六小姐唱完了麼？我怎麼來遲了一步。敢情在卸裝了罷。

(侯愕然回顧，目送金五爺匆匆下。這才接着說)

侯 嗯？怎麼又是老小姐，又是十六七。我問你，天下那有十六七歲的小姐就稱做老的？

高陞 回二爺的話，老小姐行六，是我家五房裏最小的小姐。我們北平人把最小的小姐反倒叫做

老小姐。要是南方人就聽不懂啦。二爺，您府上那兒……您！

侯 你們叫我二爺，叫得正對。我是北平侯二爺！

高陞 府上北平！

侯 嗯。

高陞 侯家二爺！

侯 嗯。怎麼奇怪？

高陞 (陪着笑臉) 說笑話啦，侯二爺。北平侯家二爺，那個不知道！

侯 剛才那位是誰？

高陞 啊，侯二爺，那位就是銀行裏的金五爺。

侯 嗯，金五爺？怪不得這樣臉熟。（其實不認識）

高陞 是的，他老人家，最容易認識啦。臉，金黃色的……

侯 嗯，他有黃病麼？

高陞 也許。不過，黃在他老人家，的臉上就算不得病。人家總說他是發了金色，說他是金臉財神爺
吶。

（六小姐戲裝，嚷着三姑媽跟蹤上。）

六小姐 三姑媽，三姑媽，今天真糟透了。平日，我可算得有胆子的了。可是今天，我就不知道怎麼慌成這個樣子。下面愈喝采，我愈是吃慌。他們那兒是捧我的場，簡直是要我來一個夠瞧的。

三姑媽 你靜一靜，靜一靜，我的好小姐。今天不算壞呀。下了台，還慌着什麼來！第一次下海，誰還不是這樣。你要算是好的啦。

六小姐 真是的，玩兒票，玩兒票，倒給票玩兒去了。三姑媽，你瞧，我的心到這工夫還是卜東卜東的跳着呢。

三姑媽 怕什麼？你慢板不是唱得挺穩的身段也還不算僵呀。

六小姐 別提了，三姑媽，今天要不是打鼓老幫忙呀，我就不知道怎麼樣下台。

三姑媽 唉，今天的打鼓老例，真是夠機靈的。總算沒有出漏子。啊，你太累了，快去卸裝罷。一會兒還要主持義賣，張羅客人。

（金五爺上。）

金 啊，六小姐，我以為您在卸裝了，趕了去，您不在，坐了一會，又不來。我想，怎麼啦？……啊，您太累了，快去卸裝罷。

三姑媽 我就是這麼說啊。金五爺，您什麼時候來的？

（鮑隆滔上。）

三姑媽 噢，你們先去。（回頭對鮑說）真的，老鮑，今天我跑得也真夠累啦。場面上，你去替我開銷開銷罷。

鮑 是啦，三姑太太。

三姑媽 老鮑，今天場面很賣力，打鼓老是誰呀？

鮑 是老姜。

三姑媽 怪不得這樣伶巧。賞他一個雙份兒。

鮑 是那末，……今天是倒板四爺拉的胡琴兒。

三姑媽 這個我怕不知道自己人，還有什麼說的？照我的老例賞。

鮑 是三姑太，今天我們六小姐的扮相也不壞呀，您看扮戲的該怎麼啦？

三姑媽 嚶，你今天怎麼的？扮戲的，梳頭的，打臉水的，大衣箱，二衣箱，跟包的，檢場的，龍套的，……有一個行擋開銷一份，都照我的老例。真煩死人。這也用說，都得我來料理。

鮑 是，是，是。我都知道。

三姑媽 （走進去，鮑龍滔跟去。三姑媽回頭說）怎麼？那麼你還不快去，還跟來幹麼？

鮑 我拿錢來着。

三姑媽 唉，今天辦這麼大的事，怎麼你也不張羅些錢在手頭預備着？（一邊低聲說，一邊取錢給鮑。鮑點了錢，下。）

三姑媽 高陞，看你，一點兒也不管事。這兒也得擺些點心呀。待會兒客人來到這屋裏，什麼吃的也沒有，大家又要鬧到裏邊兒去。回頭傅八爺到了，一間清靜的屋子都沒有得坐。還不快去裝幾個盆兒來。（邊說，邊下。）

高陞 是，三姑太太。

侯 怎麼，傅八爺還沒有到？

高陞 還沒有到吶，侯二爺。

侯 你們的三姑太真能幹。

高陞 侯二爺，真不容易。開這麼大的慈善募捐會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後後，就是他一個人張羅。唉，還沒有一樁兒不料理得道道地地，仔仔細細。就是芝麻大的一點兒小事也真他想得到。他還真不怕煩，每年兩次，一邊玩兒着票，一邊還做着慈善事業。

（倒板蔭四爺上）

蔭 什麼？你在贊三姑太太？

高陞 是呀。我贊我們的三姑太太真好。他知道您四爺要來了，就連忙叫我裝點心去。（說完轉身下）

蔭 瞧你那貧嘴貧臉的，叫一輩子的高陞也高陞不了。

侯 蔭四爺，久違了。

蔭 柯二爺，怎麼……

侯 嚶！在這兒叫人，可得要叫得清楚些，別這麼含糊。

蔭 什麼？

侯 我是侯二爺。

蔭 侯二爺？

侯 嗯。北平侯家二爺！

蔭 嚶！好大口氣。安徽合肥的柯二爺，是幾時變成了河北北平的侯二爺？那末，我的侯二爺，您上這

兒來幹麼，您？

奇怪麼？

有點兒奇怪。

那末你呢？

我麼？我是今天這兒的琴師。

喲，你現在給人家拉胡琴？那你的銀行呢？人家把你辭了？

銀行倒了！

啊，那末你是失了業。我明白了，你……現在靠拉胡琴過活。

嗯，二爺，您說，這年頭兒又有什麼法子呢？幸而我還能拉一手的好胡琴。

那也說不上幸而不幸而的。這麼說，我拉不好胡琴，我還得餓死吶！

那不，是這麼說……說真個的。您上這兒來幹麼？您認識這兒的三姑太太？

（冷然鼻子裏嗤了一聲）這兒麼？我誰也不認識。總算還碰上一個你。不過，你說，三姑太太開這麼

大的慈善會，我北平侯二爺能不來露一露臉麼？

別說笑話，我猜……您是捧六小姐的場來啦！

哼，我門票都沒有買，所以我不上場子裏去，一直就到這屋裏。

蔭 那您上這兒捐錢來啦

侯 捐錢？我還想人家捐一點錢給我呢！

蔭 呀？怎麼，你也窮啦？

侯 誰說不是？

蔭 那末你銀行裏的存款呢？

侯 昨天我都去拿了。你猜，是多少？

蔭 嗯……五百元。

侯 五百元就算窮了？

蔭 那末一百元。

侯 哼，一百元。打了九折，還得再打對折。四十五元！

蔭 真糟！

侯 誰說不是。

蔭 不過，比起我來……唉，想當初……嚶！二爺。我現在呀，真不比從前啦。不怕您笑話，有兩年啦，我的袋裏還從來沒有存留過十五塊錢呐。

侯 （若有所思地，癡呆地笑着）

你笑什麼？

侯 你猜。……嚇嚇，（也不知是冷笑，還是苦笑）我會忽然想起一個故事：從前在黃浦江邊，來了兩個人。起先，你躲着我，我躲着你。後來弄清楚了，原來兩個人都爲了窮要投江，甲問乙啦，你短多少錢才來自殺的呢？乙說，短了一百元。甲說，短一百元也要自殺麼？我這裏有。你拿兩個一百元去。你不用自殺了。讓我一個人自殺好了。原來甲自己短了一萬元。

蔭（糊塗，不明白）你講這個……什麼意思？難道你要投黃浦去？

侯（把四十五元傾囊抓出，給蔭）這，你都拿去。我們倆中間，第一個夠啦。

蔭（狐疑，把錢給侯）在這裏……碰到這個小姐來向你募捐，那個小姐來要你買東西……你這四十五元，連敷衍都敷衍不過來呢！你還都給了我！

侯 嗯！「我自有道理！」（空城計道白）

蔭 你這不真唱空城計啦！

侯（正色而談）我告訴你：現在這年頭兒，失業，窮，都算不了什麼。就是你得早些兒想辦法。

蔭 像你這樣唱空城計，也算個辦法！

侯 嗯。要是你不肯唱空城計，不敢唱空城計，那你就得第一輩子。這就是現在的世界！

蔭（更不明白）那你……就是爲了唱空城計來啦？